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一目

殘形操

別趙子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和席八十二韻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寄隨州周員外

題廣昌館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詠燈花同侯十一

送侯喜

杏園送張徹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猛虎行
詠雪贈張籍
卷十一凡四十五首起元和十四年春迄長慶元年冬自别趙子以上十四年赴潮州及量移袁州作送侯喜以上十五年至袁州九月召拜國子祭酒還朝作杏園送張徹以下長慶元年爲祭酒轉兵部侍郎作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一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新唐書地理志韶州始興郡下武德四年析廣州之曲江始興樂昌翁源置屬嶺南道國史補侍御史相呼爲端公新唐書百官志侍御史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殿中監察亦號臺端次三人號副端又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地圖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俱上按以下皆元和十四年春赴潮州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

曲江山水 水經注瀧水又南逕曲江縣東曲山名也瀧中有碑文曰按地理志曲江舊縣也王莽以爲始興郡治水出始興東江西與連水合水在南康縣涼熱山連谿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又西逕始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郎水注之水出浮嶽山山躡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南流注於東江又西與利水合水出縣之韶

石下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蔣云）宣溪在今韶州府城南八十里源出螺坑

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落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歲相隨愧使君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知聞（王羲之省弟帖）力知聞數字令弟知聞耳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按（廣州府志）增江源於陳峒山歷龍門自北而東遶增城縣而南百花林水自西合之經豸嶺南流溯波羅水入於南海即此曾江也古曾字不用土傍

雲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闇屋中啼問知歲常然哀此爲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三江【王云】謂曾江有三江合流今混爲一不見江口按廣州府志滇水下清遠峽是謂北江岐而爲二一趨小塘經西樵一趨三江經靈洲並注於南滇趨三江者下流諸江曰金利曰白石曰白鶩潭至於珠江又淮水南合翁水達於三江又三水縣以三江合流得名此非禹貢三江其名不著故新舊唐書地理志皆不載　篙舟【方言】所以刺船淮南說山訓紂爲象箸而箕子啼謂之篙　啼【方言】哀而不泣曰啼楚言哀曰啼　衆星北斗按此即屈原九章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之意又淮南齊俗訓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詩更從此翻出

按三江凡三禹貢最著矣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此又廣州三江也

舟行忘故道屈曲高林閒林閒無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

故道曹植詩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樊云元十八集虛見樂天集遊大林寺序

知識久去眼吾行其既遠瞢瞢莫登切莫訾省默默但寢飯子今何爲者冠佩立憲憲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畹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惟治尚和同無俟於謇謇音蹇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音挽子今獨如何能自媚婉娩金石出聲音宮室發

關楗何人識章甫而知駿蹄踠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臨當背面時裁詩示繾綣

知識（南史虞悰傳悰性敦實與之知識必相存訪）瞢瞢（玉篇目不明）莫訾省（史記膠西王傳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朱子曰禮記不訾重器毋訾金玉成器注訾云思也蓋以訾為思慮計度之意云）子兮（詩子兮子兮子兮）憲憲（方云詩顯顯令德禮記作憲憲校本多讀憲為顯詩又云無然顯顯傳曰猶欣欣也）和同（老子和其光同其塵）謇謇（屈原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輓（左傳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金石（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縕袍無裏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關楗（老子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章甫（記儒行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駿蹄踠（班固東都賦馬踠餘足善曰踠屈也）背面（云公祭張員外文亦曰解手背面遂十一年）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特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

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我
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

桂林伯(樊)(云)裴行立也(新)唐書裴行立(傳)行立裴守真曾孫重然諾學兵有法以軍勞累授安南經略使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寤寐想
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所聞昔已多所
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悁悁

贈子篇(云)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南遊序公嘗有書與子厚謂見送元生序已覽贈子篇蓋謂是也　風
采(漢書霍光傳)天下想聞其風采所聞(吳志朱異傳)異字季文孫權與論議辭對稱意謂異從父朱據曰本
知季文懀定見悁悁(詩)中心悁悁悁悁
之復過所聞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嶷嶷桂
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遺我數幅書繼
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
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

矯矯〔詩〕矯矯虎臣　藥物〔左傳〕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四罪〔書〕四罪而天下咸服　窮途〔魏氏春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
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擯南海無
由助飛鳴

足已〔賈誼過秦論〕秦王足已不問　四美　按〔劉琨答盧諶詩〕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

子之往四美不臻〔王勃滕王閣序〕四美具　王官〔晉書鄧攸
二難并乃用劉詩此但承本詩起四句　傳〕攸祖父
殷有賜官勑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　〔史記孔子
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　諸生　世家贊〕諸
生以時習　飛鳴〔史記滑稽傳〕此鳥不飛則已一
禮其家　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按禮記雜記云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
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此詩本此

寄書龍城守君驥何時秣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宅江切捽昨沒
切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乎玉篇乎俗互字飛
發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爲
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龍城守〔新唐書地理志〕柳州龍城郡本昆州貞觀八年以
地當柳星更名屬嶺南道〔云〕柳子厚時守柳州
峽山〔蔣云〕一名中宿峽在今廣東廣州清遠縣崇山峻立
中貫江流〔水經注〕溱水又西南曰湞陽峽兩岸傑秀

壁立虧天出峽左則湞水注之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連山交枕絕岸壁竦應即其處也溱水蓋瀧水曲江之總名路也自中宿縣而南則至潮之路也自湞水東南歷貞女峽即至陽山縣之撞捽〔王云〕撞捽相擊也扶胥〔公集南海神廟碑〕廟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屯門〔王云〕地名〔蔣云〕山名按〔新唐書地理志〕廣州中都督府有屯門鎮兵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云〕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鱟〔胡遘切〕實如惠〔一作車〕文骨〔疑當作背〕眼相負行蠔〔音豪〕相黏爲山百十各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方作縈〕蛤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聽其去鬱

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

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鱟（左思吳都賦）乘鱟黿鼉同漁共羅（劉淵林注）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取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玉篇）（山海經）鱟形如車子如麻子南人爲醬按鱟形如車僅見（玉篇）今（山海經）無此語宜作惠文爲是

蠔（後山詩語）退之南食詩鱟實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黏爲山蠔杜蠣也（方云）字書無蠔字（董彥遠云）五代潘崇徹敗王逵兵於蠔石亦地名不應不見字書蓋闕誤

蒲魚（王云）或曰即鰝魚也今廣州曰蒲魚

蛤魚（下彬蝦蟇賦）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本草圖經）蝦蟇有一種大而黃色多在山石中藏蟄能吞氣飲風露不食雜蟲謂之山蛤

章舉（王云）章舉有八脚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魚（嶺表錄異）章舉形如烏賊以薑醋食

馬甲柱（趙德麟侯鯖錄）名云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土肉石華退之謂馬甲柱是此也

禦魑魅（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椒

橙【詩有椒有馨　張協七命燀以秋橙酤以春梅】腥臊【周禮天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也】面汗騂【按世說何平叔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試之既噉大汗出而面更白此言騂則面赤也】

蛇【淮南精神訓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靈珠報【水經注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邱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

答柳柳州食蝦蟇【新唐書柳宗元傳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　漢書東方朔傳水多䵷魚　師古曰䵷似蝦蟇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皴【七倫切】皰【旁教切】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濘【音佞】淖【音鬧】鳴聲相呼和【去聲】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我弃愁海濱恒願眠不覺【音教】叵【普火切】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音豹】端

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橈（奴教切）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鈞罩余初不作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去聲）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櫂

水居（左思吳都賦極沈水居）水特（水或作未方菘蝍作水言於水族之中特異其形貌也朱子曰此字此說皆不成文理闕之可也按方說較通今從之）兩股長（埤雅釋魚一種似蝦蟇而長跨瞋目如怒謂之鼃）皷炮（淮南說林訓漬小炮而發痤疽注炮面氣也）跳躑（埤雅蟾蜍皮上多痱磊跳行舒遲蝦蟇背有黑點身小能跳接百蟲善鳴）濘淖（左傳晉戎馬還濘而止注濘泥也又有淖于前注淖泥也）灑灰（周禮秋官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水蟲無聲）眠不覺（詩尚寐無覺）叵堪（謝靈運詩懷故頻新歡廣韻叵不可也）爆（說文灼也）敗笙磬亂學校（按此二語一謂亂樂音一

謂敗書聲仍承上文無理取鬧沸耳作驚而申言之無所爲事實 句踐禮 韓子內儲說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鼃乃爲之軾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是歲人有以其頭獻者 元鼎年 漢書五行志武帝元鼎五年秋鼃與蝦蟇羣鬭 敗橈 左傳畏君之震師徒橈敗 鼎味 南史虞悰傳悰獻糊及雜肴數十輿太官鼎味不及也 釣罩 詩烝然罩罩 不下喉 淮南說林訓嚼而無味者弗能納於喉 稍稍 史記張儀傳稍稍近就之 豢豹 枚乘七發山梁之餐豢豹之胎 全身 記祭義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按柳州原唱今不載集中他亦無寄韓者柳詩無體不工無篇不妙惜乎其少大抵逸者多矣

病鴟 云 說文鴟鳶也鳥之貪惡者其性好攫而善飛公意蓋有所譏也按此詩所指蓋亦非無名位者大抵始遭困辱公實拯之而其後負恩不顧也然是在京師作不得其事遂不得其時以詩類從附編於此

屋東惡水溝有鴟隨嗚悲青泥揜兩翅拍拍不得離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較生平事殺卻理亦宜奪攫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卑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巧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爲昨日有氣力飛跳弄籓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惡水〔左傳〕韓獻子曰郇瑕氏上薄水淺其惡易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　嗚悲〔楚國策〕更

嬴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嬴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

拍拍〔王曰〕拍拍欲飛貌 瓦礫〔穀梁傳〕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人 計校〔梁簡文帝詩〕計校應非嫌 紫鳳鴻鵠〔師曠禽經〕紫鳳謂之鸑〔漢高帝鴻鵠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朱子曰〕紫鴻是假對 中要害〔後漢書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 丐死命〔後漢書冦榮傳〕顧陛下丐兄弟死命 有氣力〔史記酷吏傳〕郅都為人勇有氣力 藩籬〔宋玉對楚王問〕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天衢〔易大畜卦〕上九何天之衢亨

按〔顧嗣立曰〕此詩每虛頓一二語用深一步法如計校平生事殺卻理亦宜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為是也通首是此分明為負心人寫照與老杜義鶻行正是相反此說固是然亦正用蝨風鴟鴞事雖大小不同取喻惡鳥則一也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一無端公字以詩相賀因一無因字酬之一作量移袁州酬張韶州先寄詩賀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方云〕題語凡四易各

有義也〔新唐書地理志〕袁州宜春郡屬江南道按〔舊唐書憲宗紀〕十四年冬十月丙寅以潮州刺史韓愈爲袁州刺史此詩在聞命之後未至韶州之前洪譜竟編十五年非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葬江魚〔屈原漁父篇〕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　高文〔江淹詩〕高文一何綺　韶石〔水經注〕利水出曲江縣之韶石下其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大小略均似雙闕名曰韶石〔袁州郡志〕韶石舜嘗登此奏樂今有廟在焉　上賓〔逸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孔晁注〕言爲賓於天帝之所鬼神之側

琴操十首并序

〔風俗通〕雅琴者樂之統也君子閑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其道行和樂而

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義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幽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阨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韓云〕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仙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爲之詞者十事各注於下〔朱子曰〕歐本云此效蔡邕作十操事跡皆出蔡邕琴操云按琴操十章未定爲何年所作但其言皆有所感發如臣罪當誅二語與潮州謝上表所云正名定罪萬死猶輕之意正同蓋入潮以後憂深思遠借古聖賢以自寫其性情也若水仙懷陵二操於義無取則不復作矣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孔叢子記問篇〕趙使聘夫子夫子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回輿而旋衛息鄒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

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憐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鬭兮無應龍求

狄水（朱子曰）按（水經）河水至東阿茌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注）云津西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水受河蓋滎口水斷不通始自是出與清水合泲入淮自淮達江水逕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歎琴操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云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佘按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又云濟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自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爲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即此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鄆濟之閒（史記）以爲孔子

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此又不可曉者今姑闕之以俟深於地理者正焉

龍入舟

淮南精神訓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

石齧足

莊子人間世篇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按涉淺乘深四句從屈原九章令薜荔而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化出無與石鬬無應龍求即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也

猗蘭操 古樂府一作幽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琴操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詞於香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葛為

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猗猗[班固西都賦]蘭茝發色曄曄猗猗　採佩[屈原離騷]紉秋蘭以爲佩　貿貿[記]貿貿然來　薺麥[淮南墜形訓]麥秋生薺冬生[庾信謝]周明帝賚薺麥將枯山靈爲之出雨

按此作在諸操中最爲奧折舊注多未得其解孫汝聽云言我如薺麥之茂當霜雪之時不改其操子如見傷而用我可也子如不傷我亦無自貶以見子之義又云茂而能傲霜雪薺麥之固有韓醇云君子居可傷之時不易其守亦猶薺麥之有也此兩說以薺麥自比而竟拋荒猗蘭不知題義何居劉履云篇中三傷字正與題下傷不逢時相應亦爲踳駁唯瞽者唐汝詢云蘭之含芳喻已之抱道不採而佩未見用也芬芳自有於已何傷且當法天之健周流四方以行吾道不自掩其芳也及涉霜雪而覯薺麥之茂則世亂益甚在位皆匪人蘭於此能無傷乎假令不傷而與薺麥等則我無用見汝矣彼薺麥之茂薺麥所自有之性蘭爲君子所傷謂其有君子之守也薺麥感陰而生

故以爲匪人之喻蘭芳以時不羣衆草故取爲有守之比然始云何傷末竟不能無傷者遯世固可以無悶對觴不能不掩涕耳此說於義爲近然猶未盡善也竊推之蘭有國香固宜服佩然無人自芳要亦何損特天之生蘭不宜如是置之耳今夫天道不可知而我亦終老於行唯見邦無道富且貴焉者累累若若於此而不傷則亦無以見蘭爲矣雖然彼薺麥固無足怪也所謂適時各得所也若夫君子之傷則謂生不逢時處非其地爲世道慨歎耳要其固窮之守豈與易哉薺麥即指衆草今天之旋四句即舊操何彼蒼天四句之意子如不傷子字即指蘭如薺兮薺兮風其吹汝之汝也諸家之說蓋未向舊操推求耳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王云龜山魯地在泰山博縣琴操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詞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龜之氛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隳許規切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

氛〔說文〕氛祥气也雲雨〔記祭法〕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云春秋元命苞云山者氣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言龜山不能然也枿〔漢書序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朽不中〔　〕云中作去聲讀按當作平聲漢書王尊傳其不中用趨自退避魏志焦先傳不中爲卿作君〔洛陽伽藍記〕惟茗飲不中與酪作奴今世俗猶有不中用之語其義則去聲其音則平聲也公所爲毛穎傳云吾嘗謂君中書令君不中書耶此其作平聲讀顯顯甚明者於彼既然不應此作去聲也亦有宜當去聲者如禮記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皆去聲讀梁柱〔世說〕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閒地祝曰當今之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奄魯〔魯頌〕奄有龜蒙將隳〔左傳〕仲由將墮三都〔孫云〕言魯將隳壞哀而憐之者莫余若也

越裳操 琴操作書操 周公作

韓詩外傳 周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周公曰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 琴操 周公輔成王成文王之王道越裳獻白雉周公乃援琴而歌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詞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也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雨施 易乾卦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物孳 說文 孳汲汲生也 其勤 書武成 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疆宇 班固東都賦 茂育羣生恢復疆宇 在上在下 詩大雅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荒

門治田〔孫云〕言豈有荒於門而能治於田者乎故必四海既均而後越裳是臣也〔唐汝詢曰〕我祖在天四方皆其覆冒厥臨甚威罔敢戲慢孰爲荒遊孰爲力作我祖實鑒臨之今世治而越裳是來臣服皆我祖之靈也按如孫說則不應用二孰字如唐說則荒於門句似無所指此詩歸美先王則荒字當訓爲治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乃立臯門乃立應門爲後世治朝懸法之所是荒於門者太王之所以基王業也后稷始播百穀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是治於田者周家之所以開國也今孰爲荒於門孰爲治於田致四海既均而越裳是臣乎即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意也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羑音酉）

〔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仁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美女文馬他奇怪物而獻之紂紂乃赦西伯〔古今樂錄〕拘幽操紂拘文王於羑里而作也其詞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

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漢書地理志）河內郡蕩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兩山墨談）此操見通鑑外紀怨誹淺激非文王語也按琴操舊辭俱非古聖賢所作而此篇尤爲淺陋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肅肅（古樂府有所思）秋風肅肅晨風颸 秋 日月星 按此較宋玉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古茂過之 天王 按天王字本春秋（蔡邕獨斷）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此二語深道得聖人心事兮不知者竟以爲文王語矣

（程伊川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伸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因羑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按劉會孟評此詩謂其極形容之苦不可謂非怨者然小雅怨誹而不亂亦人情也況此詩唯歸咎於已怨且無之又何怒焉

岐山操　周公爲大王作

琴操大王居邠狄人攻之策杖而去之邑乎岐山喟然歎息援琴而歌之其詞曰狄戎侵兮土地遷移邦邑兮適于岐山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兮予命遭斯

我家于豳自我先公伊我承序一作緒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與阻同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無思我悲

家于豳詩篤公劉于豳斯館括地志云豳州新平縣即漢漆沮縣詩豳國公劉所邑之地也　承序方云

商書丕承基緒〔朱子曰〕序謂傳授次第漢書多云朕承天序是也緒猶言統系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似亦兩通

岐有岨〔方云〕岨與阻同〔楚詞〕〔漢書〕多用岨字今以平聲讀之非也按詩天作彼徂矣岐朱子訓爲險僻之意與古注不同寔本於此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琴操〕注伯奇見逐乃集芰荷以爲衣採楟花賻山櫟貤以爲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寃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

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當笞漢書車千秋傳子弄父兵罪當笞中野曹植詩中野何蕭條履霜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

無母唐汝詢曰上文兼呼其母此以獨無母憐悟其父雖不敢明言後母之譖而失愛之由隱然見矣昌黎善體古人之心哉

劉會孟曰不怨非情也乃怨也此乃小弁之志歟飢寒履霜反覆感切真可以泣鬼神矣此所以為琴操也

按十操不容優劣然拘幽履霜二首尤能使純臣孝子之心千載若揭蓋其遭際有以感發之也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古今注雉朝飛者牧犢所作也齊處士湣宣時人年五十七嘗拃無妻出薪于野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為新聲能傳此曲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舊說齊宣王時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怨

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兮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

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雞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

一妾與妃

羣雌孤雄莊子應帝王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劉孝威詩單雄雜寡雌啄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粥粥魏云記曰粥若無能或謂當作鬻說文鬻鬻呼雞重言之蔣云按禮記儒行粥粥若無能也注卑謙貌則正洽雌從飛啄之意更不必換字强釋矣妃按妃字古人通用說文云妃匹也秦國莢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是也後世乃獨稱王妃耳舊注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妃音嬉與雉協蓋由避妃字不用而不顧音節之不諧也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古今注〕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戸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餐後因爲樂章焉按西京雜記齊人劉道疆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疑即此操也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

大義〔賈充與妻李氏聯句〕歎息亦何爲但恐大義虧　繞樹〔魏武帝短歌行〕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相隨飛〔方云〕李陵詩長當爲此別且復立斯須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王云〕事出琴錄其詳未聞曾子一作曾子〔　云〕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崔子立户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孔明〔詩〕祀事孔明　巫咸〔屈原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蔣云〕劉須溪論十操惟此最古意以其不著迹也余謂其詞尚大歸宿不如楊維楨擬此操精悍典雅按劉評固未當蔣尤謬維楨作淺俚可笑有目者皆能別之

〔滄浪詩話〕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唐庚曰〕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

別趙子（云趙子名德公爲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德爲之師即其人也公自潮移袁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之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北往來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鰕果誰雄牙鬚蚌蠃（音螺）魚鼈蟲瞿瞿（音衢又音屨）以狙狙識一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區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

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吹竽久混真坐慙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絳闕傳休奕北都賦巍巍絳闕名共美按玉篇夒俗夔字虞廷有夔龍後世往往以美在朝之官席八名與之同而又在中書故云思俱新按班固答賓戲摛藻如春華今當新年花發之時而覽席贈篇其詩思與花俱新也綺陌按即紫陌也綾衾漢書典職儀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橫門三輔黃圖長安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漢書虒上小女陳持弓走入光門即此門也綸綍記緇衣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丹青按張衡西京賦青瑣丹墀善曰以青畫戶邊鏤中以丹漆地夒掌綸誥翺翔禁中故曰丹青步武親也步武親公亦嘗知制誥大抵舊同官也斧藻法言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斧與黼同紅藥謝朓直中書省詩紅藥當階翻青苔依砌上酒伴按此句謂平日同遊宴也餘事六一詩話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

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按杜甫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即此餘事之謂也倚玉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吹竽韓非內儲說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死湣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空自老荀濟詩年來空自老歲去不知春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原注謂李程云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行次盆城作顧嗣立曰顏師古漢書注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新唐書地理志江州潯陽郡鄂州江夏郡岳州巴陵郡皆屬江南西道按以下皆袁州赴京途次之作

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去聲江水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譬

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音否我昔實愚惷不能降色辭子犯亦
有言臣猶自知之公其務貰音世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收
願寄相思字
盆城廬山記江州有青盆山故其城曰盆城新唐書地理志潯陽本湓城鄂渚屈原九章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云鄂渚今鄂州帆凡諸本作泛方云帆去聲杜甫詩浦帆晨初發辭禮闈任昉王文憲集序出入禮闈朝夕舊館舊唐書李程傳程字表臣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江圻水經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注鄂今武昌也江中有節度石是西陽武昌界分江於斯石江浦東逕五磯北有五山庾仲雍謂之五折過半百杜甫詩年過半百不稱意新知屈原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降色辭碧溪詩話張籍嘗移責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公亦有云我昔寔愚惷不能降色辭余謂此乃書生常態按元和十三年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公與李程爲副或議論有所不合也子犯言左傳子犯

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貰過**(漢書尹賞傳)願自改者皆貰其罪**改事**(左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樊云)反復詩語若與李嘗有隙至是因謝之故舊無大故則不棄此公所以思之且請改事也**桑榆收**(後漢書馮異傳)可謂失之東偶收之桑榆**相思字**(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移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原注)仲舒(豫章古今記)石頭津在郡江之西岸一名沈書浦殷羨為豫章太守臨去有附書百封羨將至石頭擲之水中故名焉(水經注)贛水逕豫章郡北為津步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新唐書王仲舒傳)仲舒字宏中穆宗立自蘇州刺史召拜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吾久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卒於官

憑高試迴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馬亦別羣鳴寒日夕
始照風江遠漸平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豫章城（左傳）令尹子蕩師于豫章（豫章古今記）豫章之境南接五嶺北帶九江春秋時爲楚之東境至漢高五年灌嬰定江南始立爲郡郡城即灌嬰所築（新唐書地理志）洪州豫章郡屬江南西道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自注）蕭兄有女出家

（蓮社高賢傳）西林法師慧永初至潯陽刺史陶範留築廬山舍宅爲西林遠師之來龍泉桓伊爲立東林（方云）蕭二存也存少與韓會梁肅友善惡裴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廬山今猶有蕭存魏宏李渤同遊大林題名（新唐書蕭穎士傳）穎士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遷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疾裴延齡之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烟霞（因話錄作今日匡山過舊隱定將衰淚對烟霞）

中郎有女（後漢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嫁於祀操因問曰聞夫人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傳業（後漢書崔瑗傳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伯道無兒（晉書鄧攸傳攸字伯道永嘉末沒於石勒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而逃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祇因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棄子之後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保家（左傳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匡山（水經注廬山彭澤之山也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巖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迹遠法師廬山記冂殷周之際匡俗先生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

廬因以名山矣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水經注〕隨水出隨郡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故鄖城也〔新唐書地理志〕安州安陸郡中都督府有雲夢縣中有神山屬淮南道隨州漢東郡屬山南東道〔方云〕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為隨州刺史

行行指漢東〔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按〔書禹貢〕荊及衡陽維荊州雲土夢作乂〔左傳〕䢵夫人使棄諸夢中〔杜預注〕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是則言夢而不言雲〔又〕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是則言雲而不言夢〔史記秦始皇紀〕東巡至雲夢〔索隱曰〕雲夢二澤名人以二澤相近故合稱雲夢耳面猶含瘴色眼已帶華風〔陳書高祖紀〕高冠厚履希復華風歲暮按言暮年也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寄隨州周員外

陸孟邱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陸孟邱楊（方云公與陸長源孟叔度邱穎楊凝及周君巢同為董晉幕客）金丹（抱朴子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令人不老不死孫云周好金丹服餌之術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刀圭（庾信詩成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本草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為度）

題廣昌館（云館在隨州棗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偶逢遺跡問耕人邱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親

白水龍飛（張衡東京賦）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南陽近親（後漢書劉隆傳）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不肯服詩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原注）謂逢吉也（舊唐書李逢吉傳）憲宗罷逢吉政事出為劍南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濁水汙泥清路塵還曾同制掌絲綸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濁水泥（曹植九愁賦）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按首句七字全用此二句義濁謂已清謂逢吉下句同字承之　同制（　）云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為中書舍人而逢吉以其年四月自中書舍人拜相故云耳

熱（楊惲報孫會宗書）酒後耳熱　銀燭金釵（陳子昂詩）銀燭吐青烟金尊對綺筵（梁武帝詩）頭上金釵
十二行（許彦周詩話）退之此語殊不類
其爲人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　歸釣軸　按公生平不合於逢
吉此非諂譽之也逢吉險譎多端意豈能須臾忘勢位哉
於穆宗有講侍舊恩即位之初移鎮襄陽固有必入之勢
矣長慶二年召爲兵部尚書遂排裴度而奪其位此人得
志其恩怨報復豈徒然哉故逆揣其將然而云閑官寄病
身以示處不爭之地蓋欲釋憾於小人非以自託
也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自全之道固宜然耳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
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
過其墓留題驛梁（公集女挐壙銘）女挐韓愈第四女也愈爲少秋官斥之潮州女挐年
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
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
京兆始令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陽韓
氏墓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音輿沿路衆知難繞墳不暇號三帀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藤束〔墨子節葬篇〕堯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釋名〕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庾信傷心賦藤緘縢櫝木皮〔晁錯言急務書〕木皮三寸草殯〔後漢書馬援傳〕槀葬而已白骨〔吳語〕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號三帀〔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閒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飯一盤按舊注云〔荊楚歲時記〕祭子推文黍飯一盤今本歲時記無此語闌干〔左思吳都賦〕珠琲闌干

詠燈花同侯十二作同侯十一詠燈花〔原注〕侯十喜也按公以冬暮至京師此乃初至京師之作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

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今夕【詩】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花然【梁元帝玄覽賦】燈花開而夜然金粟玉蟲【方云】何遜詩金粟裏搔頭蜀人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額閒花鈿也按古人裝飾有額黃史所說也此釵頭玉蟲乃謂叢雜釵上之金珠以比形似史說非喜事【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瞤得酒食燈花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主人公【史記范雎傳】主人翁習知之

送侯喜【云】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豈同時作歟喜時為國子主簿公為祭酒故曰長官也按長官之說是也按詩云直到新年衙日來乃猶十五年冬作不得與雨中作概謂長慶元年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踏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

新年衙日來

新年衙日　按此蓋歲杪時休假而歸故至新年坐衙之日復來謁也［容齋三筆］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同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謝刺韓詩曰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杏園送張徹　一本有侍御歸使四字杏園在長安城南［方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趨朝半道有詔還之仍遷侍御史從張宏靖之請也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舊書張宏靖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歸是也按公為張徹墓誌云徹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徹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徹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殺府從事而囚其帥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推門求出罵賊死贈給事中方崧卿據此為說其於侍御歸使則當矣但詩云東風花樹下

是春間所作宏靖以長慶元年三月出鎮至七月軍亂則杏園之送在初赴幽州之時未嘗爲侍御亦不得云歸使也詰既云半道還之則抵京未朝出於何據方蓋惑於侍御歸使而強爲之說耳此四字係後人妄加竟當刪去以下皆長慶元年作是年七月轉兵部侍郎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歸來按自敘其寬逐而歸喜得見徹而又有此別也逐後生按言徹既去誰可與詩酒留連者身老矣不能復追逐後生猶送溫處士序云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之意也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賈馬總見第十卷按公爲馬總作鄆州溪堂詩序云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

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復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按新唐書總傳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徙天平而召馬總還將大用之會劉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長慶元年春也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音劬國仍還少昊司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當路按當道猶言在道也時劉總已棄官爲僧不受旌節亦尋卒馬總蓋中路奉詔而還實與公俱不及面也改轅左傳令尹南轅返旆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須句國左傳邾人滅須句注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新唐書地理志鄆州東平郡須昌縣屬河南道少昊司韓云秋帝少昊蓋主刑而總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按舊唐書馬總傳元和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今猶仍其舊也宿麥董仲舒乞種麥限田

章使關中民益種 珠玉 陸雲答兄平原書敢宿麥令毋後時 投桃李以報珠玉

石林詩話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按鄆州溪堂詩序總以長慶二年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新書總傳則云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部尚書此書稱僕射是二年之作而云歲晏偏相憶則來詩在元年冬奉酬或二年也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

篇什 按毛詩凡一題為一篇二雅繁多每十篇為一什後人概以稱詩如鍾嶸詩品云永嘉篇什理過其辭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也 徐土魯邦 詩省此徐土又魯邦是常 王云

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鄆在春秋為須句之國宣精在上奎為文宿畫野在下魯為儒邦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 長謠（劉琨詩）引領長謠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按公為國子祭酒時有薦張籍狀云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學有法師文多古風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乞授此官又張籍祭退之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升朝行公初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冬而此詩所云雷雨菌麥則似夏景蓋長慶元年作也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墻生菌偏憂麥作蛾飛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

不報（朱子曰）疑以雨放朝而有司失於關報行至半路乃得報而歸也 生菌（爾雅釋草）中馗菌小者菌 麥蛾（述異記）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為飛蛾 歲晚 按雷雨云云非歲晚之景大抵猶言暮齒耳如

鮑照詩沈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又早寒逼晚歲衰恨滿秋容皆非歲杪之謂也晉饑左傳晉饑秦輸之粟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舊唐書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貶禮部侍郎錢徽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新唐書宗閔傳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又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既寖貴喜權勢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按此蓋長慶初作度薦德裕在公致後五年史誤矣苕溪詩話亦以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牛李憾結至其為相則退之死久矣二說皆是但餘論各有非是者今有箋詳明載之詩後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音榱上有鳳皇巢鳳皇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黃鵠據其高眾鳥接其卑不知何山鳥

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皇恩自期永
不衰中與黃鵠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爲不
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
鵠黃鵠豈有之愼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無人語鳳皇汝屈
安得知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
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哀哀故
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

衰衰〔方云〕當作蓑蓑〔張衡南都賦〕布綠葉之萋萋敷華桑之衰衰按〔說文〕衰艸雨衣象形公以古字不必加草也其義則如方說 羣鳥〔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鳳皇集魯郡羣鳥從之 衆所希 按中書舍人爲唐美地衆所希望而宗閔以駕部郎中得之宜其爲衆所側目也 挾丸子〔戰國策〕黃雀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

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有所規〔方云〕規圖也東坡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本公語也豈

有之按豈有者言得毋有之也文昌之意本不在宗閔特因怒藏而并及之耳然云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

則固喜其去矣故此言非為黃鵠解也不足猜〔□云〕蜀本以猜不入韻校作疑按公此詩視古用韻古音

齊與灰皆通支用如詩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又則不我遺先祖于摧又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也按紳本怨徽德裕

與宗閔則修吉甫之憾至王起白居易則承宰相風旨不足深論也毛衣〔漢書五行志〕雌雞化為雄毛衣變化

而不鳴持汝歸按此猶古樂府飛來雙白鵠篇所云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

也

按此為宗閔貶劍州刺史作也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宗閔婿蘇巢及第宰相段文昌言禮部不公元徽之李紳李德裕相繼和之宗閔遂坐貶劍州詩中鳳皇喻君上也黃鵠比宰相喻段文昌眾鳥比散官喻元徽之李紳李德裕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謂宗閔也上承鳳凰恩六語謂其為中書舍人自信得君俯視一切不知挾丸

子四語言爲諸人所中傷也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謂中傷之言本段文昌豈有者猶言將無有之也無人語鳳凰汝屈安得知惜當時無人爲之申理也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謂李紳德裕微之輩繼文昌而言者也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謂錢徽不奏文昌李紳私書也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正傷其貶劍州也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四語公自叙其友朋之情也詳玩詩語一則曰汝屈再則曰思汝公於宗閔大有不平之鳴絕無規諷之意新書謂裴度薦李德裕宗閔遂與爲怨公作此詩規之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大抵後人以宗閔太和間樹黨修怨晚節謬悠遂並其初服誣之又以韓公正人贈詩自應規諷無稽臆度附會曲成不知宗閔早年對策甚有峭直之聲即與公同爲裴度幕官以及長慶初年立朝皆未嘗有傾險敗行逮至太和以後黨迹始張而韓公歿已久矣何從而預知其非先爲規諷之詩乎苕溪漁隱詩話明知黨事在後而以爲何其明驗此疑鬼疑神之逆詐億不信者甚可笑也韓醇說詩不知理會通章文氣而以鳳凰爲指裴未知黃鵠又作何解此韓詩歷來晦昧之篇故詳論之

猛虎行

諸本有贈李宗閔字方云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

其實後詩不爲宗閔作也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史又謂裴度薦李德裕宗閔怨之爲作此詩薦事在太和三年公歿久矣不可据按此詩不爲宗閔方莊卿辨之甚明然亦有爲而作所云獷暴好殺滅絶天倫非泛泛擬古也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閒百獸望風低身食黄熊父子食赤豹麏擇肉於熊豹肯視兎與貍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頭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

百獸【楚國策】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天帝使我長百獸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不知獸畏已而走也

黃熊【張衡南都賦】虎豹黃熊遊其下【善】曰六韜云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按今六韜無此語唯淮南道應訓云散宜生求黃熊青犴白虎文皮以獻於紂非黃熊也

赤豹【詩】赤豹黃羆

出逐【朱子】曰詩意蓋謂狐鳴鵲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所歸耳

按新書亦謂此詩規李宗閔方崧卿已辨其非然不知爲何人作又作於何時以詩推之大抵爲殘忍暴虐不恤將士諸節度作其人非一人其文非一事也歷考唐書如貞元閒宣武劉士寧橫海程懷直元和閒魏博田季安振武李進賢或淫虐遊畋或殺戮無度後皆爲將士所逐奪其兵柄故詩以猛虎比之羣行山谷閒以下寫其殘忍暴虐之狀也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以下寫其爲將士所逐或奔京師或奔他軍或死於將士之手也故當結以私爲大衆說法也此詩無時可考姑依舊編列高樹行後俟有識者詳訂

詠雪贈張籍【方云】松篁遭挫抑云云公時以柳澗事下遷疑寄意於時宰也【樊云】或云此詩

自松篁遭挫抑以下專譏時相終以意示張籍曰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其有所譏也審矣按公以柳澗事下遷在元和初年時宰相爲鄭餘慶武元衡與詩所譏者不類此乃爲皇甫鎛程异王播諸人入相而作鎛异之相在元和十三年九月播之相在長慶元年十月三人皆以聚斂之臣驟登宰執故因詠雪以刺之詩中所云皆鎛之罪案然三人一體故覩鎛之已往而深懼播之將來也觀慢有先居後輕多去卻迴則知其爲播而發矣餘詳詩後長箋

只見縱橫落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慢有先居後輕多去卻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墻隈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裝睥睨樹凍裹莓苔片片勻如剪紛紛碎若挼素回切定非燖

鶻鷲真是屑瓊瑰緯繣音輝畫 觀朝暮冥茫矚晚埃當窗恒凜
凜出戶即皚皚壓野榮芝菌傾都委貨財娥嬉華蕩瀁胥愁
浪崔嵬磧迥疑浮地雲平想輾雷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
萬屋漫汗合千株照耀開松篁遭挫抑糞壤獲饒培隔絕門
庭遽擠排陛級纔豈堪裨嶽鎮强欲効鹽梅隱匿瑕疵盡包
羅委瑣該誤雞宵呃於隔切喔於角切 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
悠悠帀九垓鯨鯢陸死骨玉石火炎灰厚慮填溟壑高愁㩉
音致斗魁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頹岸類長蛇攪陵猶巨象豗
水官夸傑黠木氣積胚音丕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他回切
龍魚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戚貧陵

布被光肯離去聲　金罍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硉矹

興與酒陪鰓蘇來切　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

坐火爲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傾相屬和傳示及提

孩

坳中坙處〔莊子逍遥遊篇〕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詩〕鸛鳴于坙〔劉貢父詩話〕歐陽永叔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坙處遂成堆爲勝未知得韓意否也　坎井〔莊子秋水篇〕埳井之鼃〔玉篇〕埳陷也亦與坎同　睥睨〔釋名〕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　莓苔〔孫綽天台山賦〕踐莓苔之滑石　按睥睨莓苔硉矹陪鰓皆疊韻也　挼〔南史王志傳〕志取庭樹葉挼服之　按此字在歌韻則乃禾切摩也在灰韻則素回切擊也音異而義亦不同　燖鶵鷺舊本於讀東方朔雜事及此詩鶵音乃禾切誤也　按鶵鷺毛皆白〔水經注〕温水其熱可以燖雞　瓊瑰〔詩〕瓊瑰玉佩〔王氏塵史〕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

多用之韓愈雪詩眞是屑瓊瑰又今朝踏作瓊瑤跡別有所播耶豈用之不審也

緯繣 屈原離騷忽緯繣其難遷

傾都 魏文帝曹蒼舒誄傾都蕩邑爰迄爾居

娥嬉胥愁 姮娥亦謂之素娥故雲詩用之胥愁

浪崔嵬即春雪詩所謂江浪迎濤日也

浪崔嵬 郭璞江賦長波浹渫峻湍崔嵬

磧 新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中都督有天山軍礌石磧銀山磧又北庭大都護府有瀚海軍大漢小磧屬隴右道

縞帶銀杯 左傳與之縞帶梁簡文帝七勵酌玉斗之英麗照銀杯之輕蟻石林詩話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歐陽公守汝陰嘗與客賦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然此亦是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未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逾也按此自是宋人論詩之語唐賢何嘗有白戰體也

擠排 史記張湯傳治淮南獄排擠莊助

嶽鎭鹽梅 周禮夏官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梁簡文帝南郊頌麴糵王風鹽梅帝載按鹽梅本係梅諸此乃借用取其花之白耳

委瑣 史記司馬相如傳豈

特委瑣握躡　呃喔〔潘岳射雉賦〕良遊呃喔　三暮〔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

九垓〔楚語〕觀射父曰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　鯨鯢〔左傳〕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　陸死〔木華

海賦〕魚則橫海之鯨陸死鹽田顱骨成嶽流膏為淵　玉石〔書〕火炎崐岡玉石俱焚　撥斗魁〔漢書揚雄

傳〕撥北極之嶟嶟〔應劭曰〕撥至也〔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魁枕參首〔正義曰〕魁斗第一星也　坤軸〔梁簡文帝

大法頌〕坤軸傾糾積冰發圻　長蛇〔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　巨象〔南山經〕禱過之山多

象〔木華海賦〕磊匒匌而相陋〔善曰〕相陋相擊也　水官〔左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為五官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桀黠〔史記貨殖傳〕桀黠奴人之所患也　木氣〔記月令〕其日立春盛德在木〔淮南天文訓〕甲乙寅卯木也

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　脉胎〔爾雅釋詁〕胎始也〔注〕脉胎未成物之始按怯脉胎言積雪凝寒木氣無以發生

也　龍魚〔韓詩外傳〕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　布被〔史記公孫宏傳〕宏位在三公然為布被　歌謠

〔詩〕我歌且謠　陪鰓〔潘岳射雉賦〕敷藻翰之陪鰓　文刀利按〔文心雕龍〕云筆銳干將墨含淳酖蓋極

言文人筆鋒不可犯也公詩云雕刻文刀利搜

求智網恢蓋亦自詡其形容刻入抉摘無遺矣**智網恢**〔老子〕

天網恢恢**屬和**〔宋〕玉對楚王〔問〕國中屬

疏而不失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

按此為王播入相而作也元和長慶間宰相之言利者皇甫鎛程异王播三人入相雖有後先其實相為終始方憲宗六年播為諸道鹽鐵轉運使引异自副异先坐王叔文黨貶黜李巽薦之棄瑕錄用至是播令异治賦江淮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經費頗贏播又薦皇甫鎛及鎛用事更排播而進异播出為西川節度使而鎛與异遂同平章事詔下之日物情駭異裴度崔羣力諫不從以致罷相异未幾而卒鎛遂引用姦邪中傷善類穆宗即位鎛始敗而播遂求還賄賂權倖以取相位朝政不綱復失河北憲宗中興之業一旦隳壞然則三人之進退有唐中葉興衰治亂之關也公不敢顯言故託之詠雪篇首數句言其位望之輕而出入後先之異當窗恒凜凜以下言其漸有氣勢而進羨餘行賄賂狼藉之甚也松篁遭挫抑以下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惟節鉞可邀抑且台階可躋包藏隱慝攫亂蒸民刑戮橫加賢愚莫辨禍已烈矣然猶未已也彼其溪壑難填崇高莫極必將使乾坤震動陵谷貿遷善氣無

以導迎陰邪爲之錮蔽含生皆失其所困約尤受其灾而
後極焉爲害至此不可勝言矣然其詞甚刻而其意甚顯
傳之人口誰不知之
此所以戒其屬和也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一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二目録終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二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方云）白居易馮宿也第三閣老楊於陵之子嗣復也白和詩只作楊舍人林池（舊唐書楊於陵傳）於陵字達夫元和初爲嶺南節度使穆宗立遷戶部尚書子四人（又嗣復傳）嗣復字繼之進士擢第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案於陵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今曰嗣復則應稱第二而曰第三非其行次乃閣中第三廳之中書也既下朱子說甚明亦或紹復行次考紹復進士擢第亦中書舍人白居易馮宿見鄆城晚飲詩（朱子曰）王沂公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爲第四廳舍人疑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云）閣老二字按新唐書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云案以下諸詩長慶二年爲兵部侍郎作是年奉使鎮州還朝轉吏部侍郎

牆下春渠入禁溝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

池時更不流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舊唐書張籍傳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案新書籍傳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終國子司業非終於水部也】云白樂天集有和篇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新唐書裴度傳】度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庭凑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俄兼押北山諸蕃使元稹求執政憚度復當國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案籍此時已爲水部員外前詩題已稱之此稱秘書猶仍其舊耶抑或傳寫有誤耳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

毛色〔水經注〕陸遜于襄陽石穴得馬數十匹蜀使至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　桃花〔爾雅釋畜〕馬黃白雜色駓〔注〕今之桃花馬〔梁簡文帝西齋行馬詩〕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　眼鏡明〔顏延之赭白馬賦〕雙瞳夾鏡　公歸〔案〕度為元稹所忌沮敗其功又罷其兵柄諫官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令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即是年春也　雙旌〔新唐書百官志〕符寶郎掌國之符節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方云〕裴詩有他日著鞭能顧我之句故公云爾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舊唐書穆宗紀〕長慶元年七月

鎮州軍亂節度使田宏正遇害推衙將王庭湊爲留後二年二月癸亥朔甲子詔雪王庭湊仍令兵部侍郎韓愈往彼宣諭〔新唐書地理志〕鎮州常山郡大都督府本恒州恒山郡治石邑武德四年徙治真定元和十五年避穆宗諱更名屬河北道〔又〕太原府太原郡本并州開元十一年爲府屬河東道〔方云〕公使鎮州吳丹以駕部郎中副行

案以下皆使鎮州作

朗朗閶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風存蟋蟀辭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朗朗翻翻〔案〕馬曰翻翻似乎好奇然廣雅釋訓翩翩翻翻飛也馬行如飛則可以曰翩翩亦可以曰翻翻矣此聯詩體偶句對與送李員外分司東都同調 春盡〔案〕去時方二月初此乃逆計歸期也 嘉禾〔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封弟叔虞〔案〕唐叔得禾又見史記魯世家與此略同 蟋蟀〔詩序〕蟋蟀刺晉僖公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

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暮齒〔江總詩〕暮齒逼桑榆

〔云〕唐子西曰公孫宏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其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名為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為相子西云爾何也抑豈逢吉險邪遂以公此行為其所中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之謂也

案皇甫湜韓文公墓志銘王庭湊反圍牛元翼于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遲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生真所謂古大臣者耶据此則此行出于公之本意不必以論逢吉也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新唐書地理志〕太原府太原郡壽陽畿本受陽武德六年徙受州來治又以遼州之石艾樂平隸之貞觀八年州廢縣皆來屬十一年更名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

惟有月團團

團團謝朓詩決決日照溪團團雲去嶺

條山蒼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新唐書地理志絳州聞喜縣引中條山水于南城下西流經六十里溉涑陰田屬河東道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一作波浪沄沄去松柏在山岡

沄沄爾雅釋言沄沄流也王逸九思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案此首疑有脫文作詩之指歸安在耶大抵一詩之起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案度是時為鎮州行營招討使故公就行營見之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三年
案公以元和十四年正月貶潮州是年四月度罷相為河東節度至此三年矣公還朝以來未嘗見度也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云）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云（邵氏聞見錄）孫子陽為余言近時壽陽

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蔣云〕唐語林云云其說甚不足信退之固是偉人豈獨般般于婢妾假使思之亦何必切名致意若此況所云發地得石則當時必韓自立他人豈便以去妾為言詩意不過感慨故園景色如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同旨其說宜不攻而自破也蔡蔣持論甚是詩語不過言去時風光未動還時桃李猶存以見其使事畢而來歸疾也

送桂州嚴大夫〔自注〕同用南字〔原注〕嚴謨也〔新唐書地理志〕桂州始安郡中都督府屬嶺南道〔舊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四月丁亥以秘書監嚴謩為桂管觀察使案以下諸詩自鎮州歸後至九月拜吏部侍郎時作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祖含切與簪同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

八桂〔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注〕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青羅帶〔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使長河如帶〔淮南泰族訓〕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詩話〕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羣山似劒鋩子瞻爲之對曰繫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鋩山碧玉篸〔梁元帝賦〕麾靈琚之左轉光玳簪而右篸〔劉孝威詩〕玉篸久落鬢翠羽黃甘〔漢書南粵傳〕尉佗因使者獻翠鳥千生翠四十雙〔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厥貢金銀孔翠犀象絲藤竹布〔司馬相如上林賦〕黃甘橙榛〔南方草木狀〕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頳者頳者謂之壼柑

鄆州谿堂詩〔公序云〕上之三年公爲政于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爲堂于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其從事陳曾謂喑無詩歌是不考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乃使來請其詞云云案上之三年穆宗長慶二年也總即以是年十二月名入爲戶部尚書

帝奠九壥同廛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
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
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去聲頗孰為邪
蝨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古鍼
字俗作針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強謂公我父孰違
公令平聲叶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叶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
蒲蓮深有葭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上聲叶公燕谿堂賓校醉
飽流有跳音條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
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苽
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徒故切又音亦遺此邦是庥

九壥【江淹詩】履籍鑑都壥【玉篇】壥同廛【　】云九壥九州也葉年【案唐有天下至穆宗十一世十二帝二百餘年矣】不條【案廣韻條貫也教也不條不條言不奉詔條也】河岱【案鄆屬淄青當云海岱然公祭馬總文亦有岱定河安惟公之蹕句【孫】云河岱兖鄆之境也】尸之【詩】誰其尸之不飲食【案猶書無逸篇言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邦蟊【詩】天降罪罟蟊賊内訌節根【爾雅釋蟲】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注】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羊狠狼貪【史記項羽紀】宋義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覆城【案新唐書李師道傳】亡命少年爲師道討燒河陰敖庫募壯士刦洛陽宮闕以解蔡圍又說李師道爲表盍事殺武元衡傷裴度斷建陵門戟及李光顏破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而又負約私奴婢媪爭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遂抗命致諸君進討傳首京師皆所謂以口覆城者也吹呴摩拊【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呴噓呼吸得喬松案吹呴以氣溫之也拊摩以手循之也皆喻恩澤此承孰飢無食四句

膊磔〔左傳〕殺而膊諸城上〔注〕膊磔也案箴石以治之膊磔以刑之此承邦䖍四句言分別罪之重輕以為威令也 師征 石本作帥征〔朱子曰〕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帥為是 播播 案蓋流動之貌 駭駭〔穀梁傳〕既戒鼓而駭衆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强以駭叶水皆古音也〔淮南繆稱訓〕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 考考〔詩〕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賓贊 案贊助也猶言賓儐也 稽諏〔記〕儒行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詩〕周爰咨諏 不屈〔賈誼治安策〕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蕡苽〔說文〕蕡大蓱也苽雕苽一名蔣 右詩左書〔梁元帝玄覽賦〕聊右書而左琴且繼踵于華陰 數遺 案猶言厭葉也 麻〔爾雅釋詁〕庇麻廕也〔注〕今俗語呼樹蔭為麻

〕云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堂也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珊瑚鉤詩話〕退之南山詩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同于子雲之解嘲鄆州谿堂詩依于國風平淮西之文近于小雅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新唐書裴度傳〕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守司徒淮南節度使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搆度諷帝自襄陽召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傾罷爲左僕射案宰相表度以三月戊午相六月甲子罷是日李逢吉遂同平章事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

擺落〔陶潛詩〕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雕鐫〔庾信枯樹賦〕雕鐫始就剞劂仍加　自然〔莊子應帝王篇〕順物自然而無容心焉　范蠡〔史記越世家〕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

案詩話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于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余見二者各有所當晏語未可爲定論蓋晏殊方秉樞裴度已罷相錯置則兩失易地則皆然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

盡瘁【詩】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　機衡【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矢石【左傳】荀偃士匄攻偪陽親受矢石　前山【庚溪詩話】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

公乎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杜語山
中人句我澗側石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騈羅隨
勢或開坼有洞若神劍有巖類天劃終朝巖洞閒歌鼓燕賓
戚孰謂衡霍期近在王侯宅傳氏築已卑磻溪釣何激逍遥
功德下不與事相摭樂我盛明朝於焉傲今昔

神劍天劃案言其制作之奇若神功鬼斧也歌鼓〔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謡徒擊鼓謂之咢衡霍期〔謝靈運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王侯宅〔古詩十九首〕王侯多第宅傳氏築〔書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磻溪釣〔阮籍勸晉王牋〕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邱〔水經注〕磻溪中有泉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泉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溪之稱也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原注）逢吉（樊云）蕭氏在唐最盛瑀嵩華復俛寘倣遇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永樂坊見長安志餘無所見

山公自是林園主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鎖不因丞相幾人知

山公（水經注）襄陽湖水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按語意乃諷李逢吉也蕭氏以八葉宰相而林亭今亦冷落逢吉之傾人貪位者何為耶若與和裴度女几山絕句暫攜諸吏上崢嶸一例看則非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棻官忙身老大應是為吏部侍郎時以下

諸詩長慶三年作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花一作烟柳滿皇都

酥〔玉篇〕酥酪也

莫道官忙身老大卽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舊唐書地理志〕京師東內正門曰丹鳳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高宗以後天子常居東內〔唐李綽歲時紀〕四月一日內園薦櫻桃寢廟薦訖班賜各有差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

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去聲擎初到色映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慚汗仰皇扃

明光殿三輔黃圖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洛陽宮殿簿漢有明光殿　本草經神農本草櫻桃味甘益脾胃　翠籠王云竹籠　銀盤案銀盤疑作瑛盤東觀漢記明帝晏羣臣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櫻桃同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今云銀盤或紀當時實事又取紅白相映之意　寫記曲禮御食于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　潛溪詩眼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送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至于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其感與皆出于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詩蓋學老杜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然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送鄭尚書赴南海公送鄭尚書序云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長慶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践其任將行公卿大夫士咸相率爲詩韻必以來字者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新唐書鄭權傳】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穆宗立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乃結權倖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左僕射嶺南節度使多裒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

番禺音潘愚軍府盛欲說暫停杯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銜時龍戸集上日馬人來風靜鶢鶋去官廉蚌蛤迴貨通師子國樂奏武王臺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番禺【史記南越傳】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此亦一州之主也【漢書地理志】粤地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番禺其一都會也【南越志】番禺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爲名【新唐書地理志】廣州南海郡、中都督府有府二曰綏南番禺 龍戸【韓云】南部新書有龍戸見水色則知有龍或引出但鰍魚而已【云】龍戸採珠戸也南海亦謂之蜑戸 馬人【新唐書南蠻傳】環王本林邑也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其南大浦有五銅

柱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

鶢鶋去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蚌蛤迴　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阯郡界嘗到郡曾未踰歲去珠復還

師子國　南史海南諸國傳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此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　新唐書西域傳師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寶以寶置洲上商舶償直輒取去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國史補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

武王臺　史記南越傳尉佗自立為南越武王　水經注高帝定天下使陸賈就立趙佗為趙王剖符通使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回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于焉

逍遥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蔣云在今廣州府城内越秀山大才世說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升清才

嘲魯連子史記魯仲連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韓云魯連太史亦有取焉公嘲之之意不悉其安在意必有所諷于當時後世有不得而窺者按讀東方朔雜事嘲魯連子非譏弄古人皆有所為而作此詩譏爭名相軋者而云雄跨吾厭矣高拱禪鴻聲有不屑與爭之意大抵為京兆尹與李紳爭臺參時作香山詩中稱紳為短李此詩細而注又作兒亦與短李合考漢人史游急就章有細兒字

魯連細而方作黠有似黄鷂子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觜開端要驚人雄跨吾厭矣高拱禪鴻聲若輟一作啜一杯水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魯連（魯連子齊之辯士田巴辯于徂卬議于稷下一日而服十人有徐劫者其弟子也魯連謂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魯連得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在聊國亡在旦夕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無貴士矣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弗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于是杜口為業終身不談也）黃鷄子（古樂府企由谷歌郎非黃鷄子那得雲中雀）老蒼（陸機歎逝詩鴉髮老成蒼案爭臺參時公年五十六矣故以田巴老蒼自比）開端（漢書淮陽王傳既開端緒頗卒成之）驚人（史記滑稽傳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一杯水（案言淡而無味輙之不足惜也輙字為切不當作啜）唐虞（案虞書稷契夔龍師師相讓引此以明不屑與爭之意）

和侯協律詠筍（原注侯喜）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

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濕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並去聲挾勢

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

詎可持籌算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去聲地羅列暗連根狂劇

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

還驚入藥園萌牙防寖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

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拚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

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

履要取助盤飧穰穰疑翻地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

首掀掀婦懦資料音聊揀兒癡謁盡髡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

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暾

成行〔古樂府艷歌何嘗行〕十十五五羅列成行 比兒孫〔杜甫詩〕諸峯羅列似兒孫 膏腴〔賈誼治安策〕割膏腴之地 張王〔方云〕莊子所謂王長其閒是也並去聲讀公與劉夢得蒲萄詩皆用張王字 騰騫〔容齋五筆〕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正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縶又虧也今列于禮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于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為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从馬馬豈能掀舉哉其下从鳥則于掀飛之訓為得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唯韓公和侯協律詠筍詩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為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于下筆也 觸藩〔易〕羝羊觸藩羸其角 妨人路〔列女傳〕樊姬曰虞邱相楚十餘年蔽君而妨賢路 入藥園 紫藥園兮藥圃也 蘭蓀〔沈約詩〕令守馥蘭蓀 苞藏〔宋書顏竣傳〕庾徽之奏曰懷挾姦數苞藏隱慝 節目〔記學記〕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盤飧〔方云〕盤飧眞壁本左氏語 料揀〔方云〕料量也〔張湛列子序〕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 日暾〔方云〕楚辭九歎日暾暾其西舍亦可以日入言也

案此與李紳爭臺參罷官時作貞元十八年權德輿知貢舉公薦士于陸祠部稱李紳文行出羣則紳早年本受知于公故曰乍出真堪賞也得時方張王以下謂其初為御史中丞已咄咄逼人也縱横公占地謂其肆行羅列暗連根謂其樹黨也身寧虞瓦礫謂墮逢吉之術而不知計擬捋蘭蓀謂遂欲駕乎公之上也短長終不較先後竟誰論謂朝廷不論屈直而兩罷之也覬侯生來慰我句可知是慰失官不然詠笋無所謂慰

枯樹　案此詩亦當是爭臺參時作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未肯但空心

皮剝　案此喻小人乘其隙而中之也　朝菌　〔莊子〕朝菌不知晦朔　依投　〔古樂府石城樂〕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　改火　〔樊云〕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空心　〔庾信枯樹賦〕火入空心膏

流斷節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原注李繁時為隨州刺史舊唐書李泌傳泌字長源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積年委棄後為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叅軍泌之故人為宰相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敬宗誕日詔入殿中抗浮圖道士講論除大理少卿出為亳州刺史以濫殺無辜賜死時人冤之案繁為隨州年月無所考然元和十五年公為國子祭酒時曾為處州刺史李繁作孔子廟碑是詩云出守數已六應又在處州之後史第云累居郡守蓋略之也繁罷隨州之後即接敬宗之事其為隨州大抵在穆宗時又云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疑自京兆尹罷為兵部侍郎作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

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爲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鄴侯案泌封鄴侯而公孔子廟碑云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蓋或繁襲封也 牙籤唐六典集賢所寫書有四部舊唐書經籍志甲爲經乙爲史丙爲子丁爲集分四庫經庫鈿白牙軸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碧牙籤集庫綠牙軸白牙籤已爲分別 手未觸莊子手之所觸案此非美其書之新正言其性之敏不俟再讀耳 強記覽記曲禮博聞強識而讓 磊落崔瑗張平子碑磊落焕炳與神合契 出守顏延之詩一麾乃出守 京邑新唐書李泌傳泌魏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 舊廬漢書疏廣傳吾自有舊田廬 龍魚海外西經龍魚陵居狀如貍神聖乘此以行九野 矯翮吳越春秋烏鳶歌矯翮兮雲間

任厥性兮往還黃鵠（屈原卜居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病中贈張十八（案以下長慶四年為吏部侍郎以病在告作）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逄逄（音龐）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談舌久不掉非君亮誰雙扶几導之言曲節初摐摐（音窗）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樽與斟酌四壁堆罌缸玄帷隔雪風照鑪釘（音定又音訂）明釭（音江）夜闌縱捭（音擺）闔哆（昌者切）口疎眉厖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胮（匹江切）肛（許江切）將歸乃徐謂子言得無哤（音厖）迴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龐

雌聲吐欵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苦江切㟅五江切幸頤終賜之斬拔栟與椿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士江切

中虛【史記倉公傳】病者卽泄注腹中虛

臥北窗【陶潛與子儼等疏】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

踢鼓【顧嗣立曰】魏志楊阜傳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案魏志蹋鼓當與此不同此乃乘曉鼓而入朝如蹋月蹋星之類耳

逢逢【詩】鼉鼓逢逢

金石【世說】君試擲地應作金石聲

龍文鼎【班固寶鼎詩】煥其炳兮被龍文

獨扛【史記項羽紀】力能扛鼎

舌掉【漢書蒯通傳】酈生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摐摐【司馬相如子虛賦】摐金鼓

牛羊滿野【漢書匈奴傳】漢使人陽為賣馬邑地以誘單于單于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城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引兵還

明缸 案【舊注引漢書外戚傳】壁帶往往為黃金釭

捭闔【鬼谷子捭闔篇】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識也

哆口 詩哆兮侈兮 疎眉庬 漢書劉寵傳有五六老叟庬眉皓髮王云庬多毛貌 高陽翁 史記酈食其傳酈生食其者高陽人也 約降 史記田儋傳田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 胮肛 廣韻釋詁胮肛腫也 哤 齊語四民雜處則其言哤 斫樹 史記孫武傳魏將龐涓去韓而歸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涓夜至讀書未畢萬弩俱發乃自到 雎聲 世說桓温得劉琨妓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詢之婢云聲甚似恨雌 羊腔 顧嗣立曰左傳楚子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公意用此案玉篇腔羊腔關河記麻叔謀每食殺羊羔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臠劈而食之此羊腔字之所出也 崐崘渠 爾雅釋水河出崐崘墟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 崆峴 張衡南都賦其山則崆峴嶱嵑 識歸處 韓云籍既爲公所敗乃自以爲嶺頭之瀧不足以方崑崙之渠蟻垤之微不足以陵崆峴之山願終受教于公而公于是導其所歸也 水淙淙 郭璞江賦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廣韻淙水流貌

案管輅別傳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大有高談之客原先與輅共論輅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同藏匿孤虛以待來攻原軍師摧衂自言覩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于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言者收聲莫不心服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于軍鼓之下詩意實本于此然公以師道自任而談諧求勝于門下士殊不得其意所在得毋張籍以公好游戲博塞嘗有書規箴公性偏强有所不受耶石鼎聯句以軒轅彌明自寓而求勝于劉侯二子亦可為此詩證也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

晉書阮籍傳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步兵校尉能屬文作詠懷詩八十餘篇　方云阮嗣宗詠懷詩近百篇其一六韻曰一日復一夕一朝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其一七韻曰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公詩效其體而又繹之曰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然其題實自效一日復一夕始也案此自病中滿百日假時所作張籍所作其集中不載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尚誰要平聲富貴自縶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摇譬如兔得蹄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解鑣案猶言脫去轡銜也　六翮〔楚國策〕奮其六翮而凌清風　兔得蹄〔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東西跳〔莊子逍遥遊篇〕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南溪始泛三首〔云〕此詩在告時作殆絶筆于此矣魯直最愛公此詩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榜舟南山下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孰能量近遠陰沉過

連樹昂藏抵橫坂石巃肆磨礪波惡厭羣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餘年懍無幾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一作謇）

南山下（案城南莊蓋即在南山之下此溪即山下之小溪也）上上（案上上者逆流而上屢上而不已也）梢梢（廣雅釋訓梢梢小也）休日（案休告之日也）

蔣云寫得真率不用雕琢

南溪亦清駛而無機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囷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顧爲

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清駛〔謝靈運詩〕活活夕流駛　西疇〔陶潛歸去來辭〕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　緩急〔史記游俠傳〕且緩急人所時有也

蔣云即物寫心愈朴而愈切柳柳州於此派尤近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贏形可輿致佳觀安可擲即此南坂下久閒有水石拕仝拖舟入其閒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七迹切鷺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足弱〔左傳〕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史朝曰弱足者居　收朝蹟〔梁簡文帝荅湘東王慶州牧書〕必欲卷緩避賢辭病收迹　贏形〔張衡西京賦〕始徐進而贏形似不任乎羅綺　輿致〔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宏要之還

州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因乘藍輿亦足自反佳觀史記秦始皇紀從臣嘉觀扡舟漢書嚴助傳扡舟而入水亭亭釋名亭亭然孤立傍無所依也案後山詩話云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陳無已不喜韓詩故所取僅如此諸作固佳然在昌黎集中自是別調以此論韓舍百牢而染指一臠矣又案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是倔强人到老氣概世間脂韋人加之衰邁定無此千秋生氣著作等身狐貉亦嘅盡矣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秘書至以或作與方云以與義通朱子曰以字或取能左右之之義原注王六王建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上聲未滿規君來晤我時風露渺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為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惜無酒食樂但用歌

嘲爲

未滿規（梁簡文帝詩綠潭倒雲氣青山銜月規）天宇（陶潛詩昭昭天宇濶皛皛川上平）嘉客（詩所謂伊人于焉嘉客）（蔣云寫得淡宕）

案舊人皆以南溪始泛爲絕筆然張籍祭退之詩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罷休兩月同游翔後云中秋十六夜䰟圓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語于階楹顧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下便接云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來候不得宿出門每迴遑則與籍泛南溪乃在夏時病尚未篤自此訖月之後病始寖加足知此作爲絕筆矣

附舊辨贋詩今訂真三首

嘲鼾睡二首（洪云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鼾睡一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颸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
咽絕毎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
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痱瘰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
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眞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
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中虎
號瘡兼吼餓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
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憂深五藏損黃河弄
濆瀑梗澀連拙鯀南帝初奮槌一竅泄混沌迴然忽長引萬
丈不可忖謂言絕于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莽

蕁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闇鴻蒙總合雜詭譎驕戾狠乍如
鬬呶呶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
惟有土一畚

（顧嗣立曰）棻周紫芝竹坡詩話退之遺文中載嘲鼾睡二詩語極怪譎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其非退之作決矣又如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之句大似鄙陋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輩亂真如此者甚衆烏可不辨

辭唱歌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艷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
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
人能逶隨復遣慳怯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

嗟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艷歌難可爲

王云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案以上三首惟辭唱歌爲王伯大所疑是也嘲鼾睡二首周紫芝以用佛語辨之是則拘墟之見朱子詩中有晨起讀佛經五古未嘗去之不從其道而偶舉其事文于義無失況嘲僧用之卽其所知以爲言有何不可專指鄙俚則近似之然鄙俚中文詞博奧筆力峭折未必非昌黎游戲所及昌黎外誰能之耶李漢不編亦方隅之耳目後人非之則爲聾瞶余今辨其所辨以爲奇奇怪怪不主故常者存一疑案亡友何義門常喜余破俗之論安得九京可作耶

附今辨贋詩二首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 李逢吉也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
祀事清途振華鑣圓邱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黃復綠中
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惟彼顛瞑武延切者去公
豈不遑爲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勿憚吐捉勤可歌風雨調
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原注

杜謂元頴也新唐書杜如晦傳如晦五世孫元頴貞
元末進士第又擢宏詞爲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
所賞歎吳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勲員外郎知制誥
穆宗以元頴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
郎爲學士承旨以本官同平章事自帝卽位不閱歲
至宰相縉紳駭異甫再朞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又
穆宗紀長慶元年二月段文昌罷杜
元頴同平章事三年十月元頴罷

耒耜與姬國輴丑倫切櫐力追切建夏家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爲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歷賒衞門羅戟槊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真皆齒列二聖亦肩差陽月時之首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庭炬坼金葩紫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諱噌吰音曾宏宮夜闒嘈囐才曷切鼓晨撾褻味陳奚取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代工聲問遠攝事敬恭加皎潔當天月葳蕤捧日霞唱妍酬亦麗俔仰但稱嗟

案二詩必非韓作大抵二相屬和不得已而假手代之李漢不審漫以編錄耳按杜元穎之爲相雖爲人情駭異而史稱敏于文辭多識朝章和詩以爲清文無瑕可也其頌太清者則令人可駭可愕伯禹后稷之功遂不及元元皇

帝之道耶公一生學術具在原道其論二氏者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何獨于此而易其說本朝固當尊崇立言自有適可如杜甫詩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何等發貼賤人不當如是耶若以爲此是譏諷則又非臣子之道君子素位何敢違時大抵不學無術者爲之代言而公以末暮之年倦于筆墨遂未加推敲耳其爲贗作此其一也紊李逢吉之爲相昔在憲宗朝恐裴度成功密沮討蔡已與昌黎上言力言可滅立異今在穆宗朝又擠排裴度不安于朝且使李紳與公相爭臺參成隙其爲孔壬先後一轍和詩中可云爲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爭又云惟彼顛瞑者去公豈不遼不知意指何人然一時之段文昌杜元穎微之王播雖非淳人恐不若逢吉顛瞑之甚也二詩之謬一論道而貶三代一附託而若八關昌黎爲人何至于是此二詩之所以必爲贗也余于集外之嘲鼾睡者進衆進之于正編之此二首獨斷退之一以文詞收一以義理黜世多明眼當不河漢予言

昌黎詩集箋注卷十二終